

## 心目論

經名：心目論。原不著撰人，應為唐吳筠撰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太玄部。

### 心目論

人之所生者神，所託者形，方寸之中，實曰靈府。靜則神生而形和，躁則神勞而形斃，深根寧極，可以修其性情哉。然動神者心，亂心者目，失真離本，莫甚於茲。故假心目而發論，庶幾於遣滯清神而已。且日心希無為，而目亂之，乃讓目曰：予欲忘情而隱逸，率性而希夷，偃乎太和之宇，行乎四達之達，出乎生死之域，入乎神明之極，乘混沌以遐逝，與汙漫而無際。何為吾方止，若且視，吾方清，若且營？覽萬象以汨予之正，悅美色以淪予之精，底我邈邈於無見，熙熙於流鈔，搖蕩於春臺，悲凍於秋甸，凝燕壤以情煉，望昊門而髮變，瞻楚國以永懷，俯齊郊而泣戀，翳庶念之為感，皆寸眸之所眩，雖身曉美飾，口欲厚味，耳歡好音，鼻悅芳氣，動予之甚，皆爾之謂，故為我之尤，職爾之由，非爾之慧，而誰之仇乎？

目乃忿然，而應之曰：子不聞一人御域，九有承式，理由上正，亂非下武。故堯俗可封，桀眾可趣，彼殊方而異類，猶咸順乎帝則。統形之主，心為靈府，逆則予捨，順則予取，吉祥以之招，悔吝以之聚。故君人者制理於未亂，存道者克念於未散，安有四海分崩而後伐叛，五情播越而能貞觀者乎？曷不息爾之機，全爾之微，而乃辨之以物我，照之以是非，欣其榮，感其辱，暢於有餘，悲於不足，風舉雲逝，星奔電倏，紛淪鼓舞，以激所欲。既汨其真而混其神，乖天心而悖天君，焉得不溺於造物之景，迷於自然之津哉？故俾予于役，應爾之適，既嬰斯垢，反以我為咎。嗟乎嗟乎，何弊之有。

心乃啾然久焉，復謂目曰：顧予與爾，誰明其旨。何隱見之隔，而玄同若此？既庶物之為患，今將擇其所履，相與超塵煩之疆，陸清寂之鄉，妝擷黑，吸晨光，咀瑤華，漱瓊漿，斯將期靈化於羽翼，出雲霞而翱翔，上昇三清，下絕八荒，託松喬以結友，偕天地以為常，何毀譽之能及，何取舍之足忘。諒予圖之若茲，其告爾以否藏。

目曰：近之矣，猶未為至。若然者，所謂欲靜而躁隨，辭埃而滓襲，問乎反本之用，方邈然而獨立。夫希夷之體也，卷之無內，舒之無外，寥廓無涯，杳冥無對，獨捐茲而取彼，故得小而遺大，忘息陰以滅影，亦何逃於利害，伊虛室之生白，方道德之所載，絕人謀於未兆，乃天理之自會。故玄元挫銳以觀妙，文宣廢心而用形，軒帝得之於罔象，廣成契之於杳冥，顏回坐忘以大通，莊生相天而能精。歷眾聖以稽德，非智謀之是營。蓋水息瀾而喚徹，塵不止而鑒明，未違世以高舉，亦方寸之所寧。故能泊然而常處，感通而斯出，不

光而曜，不祕而密，冥始終而誰異，與萬物其為一。因而靡得，是以罔失，誠踵武於坦塗，可常保於元吉，若棄中而務表，乃微往而不窒。其故何哉？水積而龍蟠，林豐而獸居，神柄於空洞，道集於玄虛，苟不剖其所有，焉得契其所無。非夫忘形靜寂，瑕滓鏡滌，玄關自朗，幽鍵已闢，曷可度於無累焉？不然，安得駕八景，升九霄，睹金闕之煌煌，步紫庭之寥寥，同浩劫之罔極，以萬春為一朝乎？

心於是釋然於眾慮，凝澹於猶豫，澄之而徐清，用之而不遽，致謝於日日：幸我以善道，弘我以至言，覺我以大夢，啟我以重玄，昇我以真階，納我以妙門，縱我以廣漠之野，遊我於無窮之源。既匪群而匪獨，亦奚靜而奚誼，協至樂之恆適，抱真精而永存，遣之而無遣，深之而又深，通乎造化之祖，達乎乾坤之心。使我空欲視於目盲之外，塞將見於玄黃之林，覲有而如見空寂，聞韶而若聽谷音，與自然而作倡，將無欲以為朋，兔驅馳於帝主，保後天之所能，窒欲於未兆，解紛於未擾，忘天壤之為大，忽秋毫之為小，處寂寞而聞和，潛混俱而見曉，應物於循環，含光而閉關，飄風震海，迅雷破山，滔天焚澤，而我自閑。彼行止與語默，曾何庸思於其問哉。

心目論竟